

时代浪潮下乡土女性的价值觉醒与生命欢歌

——评董艳菊长篇小说《女人是歌》

邹天兵

在东北文学的谱系中，乡土叙事始终是重要的精神载体，它不仅记录着地域的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更藏着女性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挣扎、成长的生命轨迹。董艳菊的长篇小说《女人是歌》，以东北广袤田野为背景，用质朴而饱含力量的笔触，塑造了林凤鸣这一鲜活的乡村女性形象。从被唤作“豆苗”的平凡村妇，到带领乡邻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她的人生轨迹不仅是一曲个人奋斗的赞歌，更折射出乡土女性在时代浪潮中，对自我价值的探寻与韧性力量的坚守。这部作品以小切口见大主题，在民俗风情的铺陈与人物命运的流转中，完成了对女性独立精神、奋斗价值与地域文化的多元书写，为乡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增添了一抹亮眼的色彩。

结构与立意：以个体叙事承载时代与女性命题

《女人是歌》的精巧之处，在于其以清晰的叙事脉络与鲜明的主题导向，将个体命运与时代背景、女性觉醒深度绑定，让“奋斗”与“价值”成为贯穿全文的核心线索。小说开篇以“豆苗”对《四季歌》的喜爱切入，“歌”既是贫瘠生活里的精神寄托，也为人物命运埋下隐喻——女性的人生本就可以如歌曲般，从低沉的序曲走向昂扬的高潮。这种以“歌”为意象的构思，让整个故事既有生活的烟火气，又不失文学的诗意与寓意。

从故事结构来看，小说遵循“成长弧光”的叙事逻辑，将林凤鸣的人生分为三个清晰阶段。第一阶段是“豆苗”的本我状态：作为传统东北农村女性，她操持家务、依附家庭，生活被丈夫、孩子与婆家的琐事裹挟，如同田野里不起眼的豆苗，在贫困与压抑中艰难生长。这一阶段的情节铺陈，精准还原了东北农村女性的生存困境——她们习惯将自我价值依附于男性，将“嫁个好人家”“安稳过日子”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甚至在婚姻不幸、生活窘迫时选择“认命”。第二阶段是“林凤鸣”的自我觉醒：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打破了乡村的封闭，看着家乡的贫困与

家人的辛劳，她挣脱“女性是弱者”的固有认知，主动扛起家庭重担，从抵押大瓦房贷款种木耳起步，迈出了自我实现的第一步。这一阶段的核心冲突，是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碰撞——她既要面对村民的质疑、家人的反对，也要克服自身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创业经验的难题，每一步都充满荆棘，却也让“自我”的轮廓愈发清晰。第三阶段是“凤鸣”的超我实现：从种木耳到办企业，她不仅改善了家庭生活，更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成为乡村发展的“领头雁”。此时的她，早已超越了“为自己而活”的局限，将个人价值与群体命运、乡村发展紧密相连，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升华，实现了“凤凰于飞”的生命蜕变。

小说的立意深度，更体现在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与女性价值的重构上。林凤鸣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时代机遇与个人韧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为乡村创业提供了政策土壤，而她身上的勤劳、果敢与执着，则让她抓住了这份机遇。同时，小说通过林凤鸣与其他乡村女性的对比，完成了对传统女性价值观念的反思：当部分女性仍将希望寄托于“彩礼”“分家”等依附性需求时，林凤鸣用行动证明，女性的价值无需依附他人，通过自身奋斗，同样能撑起“半边天”。这种立意不仅贴合时代精神，更对当下东北农村女性的自我认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让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创作，具备了观照现实的社会价值。

人物塑造：鲜活群像中的女性魅力与人性深度

人物是小说的灵魂，《女人是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以林凤鸣为核心的乡村群像的鲜活塑造。三十多个人物各有特色，跃然纸上，既展现了东北乡村的人情百态，更通过人物的对比与碰撞，凸显出林凤鸣的独特魅力与人性光辉。

作为核心主人公，林凤鸣的形象立体而真实，打破了“完美主角”的刻板设定，兼具传统女性的温婉与现代女性的果敢。她身上有着东北女性的典型特质：勤劳能干，操持

家务、下地劳作样样娴熟；温柔多情，对家人充满牵挂，对乡邻心怀善意；忍辱负重，在生活最艰难时，默默承受委屈与压力。但更可贵的是，她身上有着超越传统的“闯劲”——当意识到“认命换不来幸福”时，她敢于抵押房产冒险创业；当遭遇挫折与质疑时，她不卑不亢、越挫越勇；当事业有成时，她不骄不躁，不忘带动乡邻共同富裕。这种“柔中带刚”的特质，让她既“可亲可近”，如同生活中的“邻居大婶”，又“可喜可赞”，散发着超越平凡的魅力。作者对她的塑造，没有刻意拔高，而是通过“种木耳失败又重来”“说服村民一起入股”等具体情节，让她的成长与蜕变显得真实可信。从“豆苗”到“凤鸣”，不仅是身份的转变，更是精神的觉醒——“豆苗”象征着依附土地的脆弱与平凡，“凤鸣”则代表着挣脱束缚的力量与辉煌，这一细节设计，让人物形象更具象征意义。

除了主角，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也各具功能，既丰富了故事层次，也从侧面烘托了主题。比如，思想保守、起初反对林凤鸣创业的丈夫，代表了传统乡村男性的固有认知，他的转变不仅推动了情节发展，也印证了林凤鸣的影响力；而那些依附男性、安于现状的乡村女性，则与林凤鸣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出女性觉醒的必要性与艰难性；还有支持林凤鸣的村民、给予她帮助的干部，构成了乡村社会的复杂生态，让故事更具生活质感。这些人物虽着墨多少不一，但都性格鲜明，没有脸谱化的善恶划分，而是充满了人性的复杂性——有人犹豫，有人自私，有人善良，有人勇敢，正是这种“真实感”，让读者能够沉浸其中，仿佛置身于东北乡村的真实生活场景中。

写作风格：乡土气息中的质朴诗意与语言张力

董艳菊深厚的生活底蕴，在小说的写作风格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以东北乡村生活为创作源泉，用简洁优美、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勾勒出一幅鲜活的东北田野画卷，让读者在文字中感受到乡村的烟火气

与生命力。在语言表达上，小说兼具质朴性与文学性。作者善用东北方言与生活化的口语，让对话充满地域特色，比如村民之间的交流直白火辣，既符合人物身份，又凸显了东北人的豪爽性格；同时，她又不乏诗意的笔触，对自然景物与乡村场景的描写细腻生动，“东北广袤无垠的田野迎着风扑面而来”“河水静静淌，落叶轻轻晃，脚印叠着脚印，在余晖里慢慢拉长”，这些语句简洁优美，将东北乡村的四季风光、田野景致描绘得如在眼前，让读者在阅读中仿佛能闻到泥土的芬芳、感受到秋风的凉爽。此外，小说的语言还带有一丝幽默色彩，通过对乡村生活趣事的描写，让紧张的创业情节多了几分轻松感，也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活可爱。

在叙事节奏上，小说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脉络清晰、张弛有度。作者没有宏大的时代叙事，而是从林凤鸣的家庭生活、创业细节入手，通过“种木耳”“办企业”等具体的“小故事”，展现“脱贫致富”“女性觉醒”的“大主题”。这种叙事方式让故事更接地气，也让读者更容易产生共鸣。同时，作者对情节节奏的把握恰到好处，既有林凤鸣创业失败的低谷冲突，也有事业成功的高潮喜悦，既有家长里短的平淡日常，也有带领乡邻奋斗的热血情节，错落有致的情节发展，让读者手不释卷，一气呵成。

地域与时代：文学表达中的民俗风情与现实观照

《女人是歌》不仅是一部女性奋斗史，更是一部东北乡村的地域文化志与时代变迁录。作者将故事置于东北农村的具体语境中，通过对民俗民风、地域特色的描绘，以及对城镇化、脱贫攻坚等时代议题的回应，让作品兼具地域文学的独特性与现实意义的深刻性。

在地域文化的呈现上，小说充满浓郁的东北乡土气息。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东北农村的民俗风情：无论是日常的饮食起居、邻里交往，还是节日的庆祝方式、农事的劳

作习惯，都展现了东北乡村的独特风貌。比如对“种木耳”这一农事的描写，从选料、接种到培育、采摘，细节详实，既体现东北农村的产业特色，也展现农民的勤劳智慧；而对邻里关系的刻画，既有争执与矛盾，更有互助与温情，凸显了东北人重情重义的性格特质。这些地域元素的融入，不仅让故事更具真实性与感染力，也让作品成为地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群体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诉求。

在时代议题的回应上，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观照意义。作品以改革开放、脱贫攻坚为时代背景，通过林凤鸣的创业历程，展现了乡村在时代浪潮中的发展与变化。她的故事并非个例，而是无数乡村创业者的缩影——他们抓住时代机遇，凭借自身奋斗改变命运，同时带动乡村发展，这与当下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高度契合。此外，小说对女性地位、性别观念的探讨，也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东北农村，部分女性仍存在“依附男性”的传统观念，而林凤鸣的形象，无疑为这些女性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参照：女性不必“认命”，不必将人生寄托于他人，通过自我奋斗，同样能实现人生价值，赢得尊重与认可。这种对传统观念的反思与对现代女性精神的倡导，让作品在娱乐读者的同时，更能引发社会思考，具备了超越文学本身的社会价值。

《女人是歌》是一部充满温度与力量的作品。董艳菊以深厚的生活底蕴、质朴的文笔，塑造了林凤鸣这一鲜活的乡土女性形象，通过她从“豆苗”到“凤鸣”的成长历程，诠释了女性的自我觉醒、价值实现与韧性追求。小说在结构上精巧清晰，在人物塑造上立体鲜活，在语言风格上质朴诗意，在主题立意上深刻深远，既展现了东北乡村的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也回应了女性独立、乡村振兴等重要议题。

期待董艳菊在未来的创作中，能够不断打磨文笔，深化主题，为读者带来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乡土文学作品，让更多人看到乡土世界的精彩与乡土女性的光芒。

饭粒

每一次悄悄拾起桌上掉落的饭粒
就想起哥哥和胆小的我
想起双目失明的父亲
想起疾风暴雨前，他高举轻落的筷子
想起晚年一日三餐的烟火
他带上围巾，像个孩子似的张开嘴巴
手足无措的样子，父亲说
一天啥活也不干，一点也不饿

不过生日
父亲来电话说，今年不过生日了
过一次生日少活一岁
好日子在后头，还没活够呢

来了也不要买这买那，不上饭店
尤其别买生日蛋糕，太贵
孩子们都小，用钱的地方多着哩

他又说，孩子们放假都来乡下玩吧
老房子空着，人多热闹一些
如果你媳妇嫌火炕硬，就多铺层被褥
菜园里的老黄瓜没舍得摘
城里人喜欢减肥
都给你们留着
毛蛋蛋都在冰箱里，吃这个壮力

妻子看着我，哦
已经半夜十二点了

看望
过年的头几天，默默盘算着我
要把购物车清空

父亲是农民 (组诗)

周海波

一桶花生油，一袋河套雪花粉
还有给孩子们旺旺大礼包

有时候，还要撸起袖子和他们一起搓苞米，畅想年景憧憬着来年的丰收

我学着父亲的样子，看望那些农具
坐在土炕上，回忆起陈年往事
坟地迁到三叔的责任田里
拜年时，红包自然要厚重一些

分忧
我年轻时上学，父亲没借力
父亲年老时，我已不再年轻
大姐接父亲进城，他说住楼房不踏实

有儿子，容易招惹闲话
两位兄长还房贷，身体不太好
我接着父亲，搬进了装修的一室新居
父亲逢人便夸，这辈子有福
节假日，我领失明的老父亲逛

逛麦田

回到乡下，和庄稼一起叙旧
更多的时候，儿媳念着他的饮食起居
他说，这辈子当老农民知足了
享受了退休干部的待遇

我们这个家不是书香门第
日子过得波澜不惊
父亲常说
这么大国家养活这么多人不容易
我不知道，我这么做算不算为国分忧

